



周利槃陀伽長老的故事

文喜尊者 譯

奮勉不放逸，克己自調御；

智者自作洲，不為洪水沒。

「奮勉不放逸……」這個佛法開示是佛陀在竹林精舍，談及周利槃陀伽（Cūḷapanthaka）長老而說的。

【千金小姐與男僕的愛情】

據說王舍城有位富貴人家的女兒，在她成年時，被父母精心保護於七層殿樓的頂層。由於沉醉於青春的驕慢，[這位]渴求男人[的女孩]與自己的奴僕發生了關係。害怕「其他人將會知道我的事」，她[對他]說：「我們不能住在這裡了。假如我父母知道此罪的話，他們會把我撕碎。我們去外地生活吧。」

於是，他們帶上貴重物品從城門出來，[心想：]「不管哪裡，我們去一個沒人認識的地方居住。」他倆就出發了。

他們在一個地方同房而居，之後，她便懷孕了。富家女進入了臨產期，就與丈夫商量：「胎兒即將出生，在舉目無親之處分娩，對我們而言都是困苦的，我們還是回家吧。」

丈夫出於害怕「如果我就這樣回去，我會沒命。」於是不斷拖延時日「我們今天回吧！我們明天回吧！」

妻子心想：「這個蠢貨因為自己犯下大錯不敢回去，父母是恆常利益[子女]的，不管他要不要回去，我都要走了。」

在丈夫外出時，妻子收拾好家裡的生活用品後，告訴鄰居，自己要回娘家後就上路了。

丈夫回到家中，沒看到妻子，就問鄰居，聽到說「她回娘家」後，就迅速追上去，在半途趕上了。該[富家女]就在該處分娩了。

他問道：「是什麼，夫人？」「夫君，我生了一個兒子。」

「現在我們怎麼辦？」

「我們回娘家的目的，已經在半路完成了。還回去做什麼呢？我們往回走吧。」兩人統一意見後，打道回府了。

【路上出生的兄弟倆】

由於這個孩子是在路上出生，因此他們給他取名叫槃陀伽（Panthaka，路生）。不久以後，她又懷上一個。一切[經過]發展，都跟前面一樣。由於第二

個男孩也是在路上生的，於是，第一個就取名作摩訶槃陀伽（Mahāpanthaka，大路生），另一個就取名為周利槃陀伽（Cūḷapanthaka，小路生）。夫妻倆將兩個兒子都帶回自己家中。

摩訶槃陀伽聽到其他的男孩說「叔叔，伯父，爺爺，奶奶」後，就問媽媽：「媽媽，其他男孩都說『爺爺，奶奶』和『伯父，叔叔』，我們沒有任何親戚嗎？」

「是的，孩子，我們在這裡沒有親戚。但是在王舍城有位財主，是你的外公。在那裡，我們有很多親戚。」

「為什麼我們不去那裡呢，媽媽？」

母親沒有告訴兒子自己不回去的原因，兒子一再提起後，她就跟丈夫說：「孩子們[一直提起]令我很疲勞，難道爸媽見了我們，會吃掉我們的肉？來吧，讓孩子們去外公家看看吧。」

「我不敢見到他們，但我可以送你們去。」

「好的，不管什麼辦法，應該讓孩子們去外公家看看。」

他們倆就帶著孩子來到王舍城，進到城門口的一間大廳[住下了]。孩子的母親就帶著兩個孩子，對父母說自己回來了。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後，[就想：]「在輪迴中，無人不是以前的兒女。他們對我們犯了大錯，不能待在我們的視線內，讓他們倆人帶著這麼多的財物去繁華處謀生吧！不過，孩子就送到這裡來。」於是拿出錢財，讓傳消息的人送過去。夫婦倆接受了帶來的錢財，

並將男孩們交給傳消息的人，送走他們。於是，男孩們就在家長大。

【兄弟倆出家】

周利槃陀伽尚年幼，於是哥哥摩訶槃陀伽就和外公一起去聽十力（佛陀）講法。他常去佛陀那裡，生起了出家的心。他跟外公講：「如果您允許的話，我要出家。」

「說的是什麼話！親愛的！對我而言，世間一切人去出家，都沒有你出家更好。如果你可以，就出家去吧。」

外公把哥哥帶到導師面前，[佛陀]說：「屋主啊，你得到一個男孩了？」

「是的，尊者，這是我的孫子，他想要在您座下出家。」

佛陀就命另一位乞食的比丘：「你給這個孩子出家吧。」[這位]長老就在教了他皮五法¹的業處後，剃度他。

摩訶槃陀伽學習很多佛法，在滿年歲（20歲）的時候受具足戒，如理作意地修習業處後，證得阿羅漢。他安住於禪那和[阿羅漢]果快樂度日時，心想：「究竟能否將這快樂帶給周利槃陀伽呢？」

就從[住的地方]走到外公財主面前，說：「大財主，如果您允許的話，

1. 禪修業處三十二身分的頭五種：髮、毛、爪、齒、皮，稱為「皮五法」。

我要讓周利槃陀伽出家。」

「剃度他吧，尊者。」

據說財主對[佛陀]教法充滿信心，而且當問到「這是您哪個女兒的兒子？」時，他羞於回答「跑掉的那個女兒的」，因此，他很高興地允許孫子們出家。

長老給周利槃陀伽剃度後，令他在戒行上得以住立。

【愚鈍到四個月都背不了一個偈頌】

但是，周利槃陀伽出家後，就變得愚鈍。四個月，也沒能背下這四句偈：

猶如香紅蓮，晨開而芬芳；
看彼光輝者，²如日耀虛空。

（《相應部》1.123；《增支部》5.195）

據說周利槃陀伽在迦葉佛時期也出家，是一位聰慧的比丘，嘲笑了另一個正在學習經教的愚鈍比丘。這位比丘因為他的嘲笑，感到羞愧，就不再學習經教，不再誦習了。由於這個業，他一出家，就變得愚鈍了，每背一句就忘了前一句。他為了記住這首偈頌，這樣努力了四個多月。

於是摩訶槃陀伽對他說：「周利槃陀伽，你在此教法中，不可能獲得成

2. 光輝者：指佛陀。

就，四個月都學不了一首偈頌，又怎麼能夠到達出家義務的頂峰呢？離開這裡吧。」就將他趕出寺院。

但是，周利槃陀伽出於對佛陀教法的喜愛，並不想[還俗]成為在家人。

【周利槃陀伽的放棄與佛陀的不放棄】

當時，摩訶槃陀伽負責[僧團的]分派飲食。名醫耆婆(Jivaka)帶上很多花鬘、香、塗香，到自己的芒果園，供奉佛陀，聽完法後，從座位起來，禮敬十力(佛陀)過後，就到摩訶槃陀伽那裡，問道：「尊者，導師座下有多少比丘？」

「有五百比丘。」

「尊者，明天以佛陀為首的五百比丘，都來我家應供吧。」

「優婆塞，名叫周利槃陀伽的比丘是愚鈍的，在法上沒有增進，除了他，我接受對其他所有比丘的邀請。」長老回答道。

周利槃陀伽聽到這話後，心想：「長老接受了對這麼多比丘的邀請，唯獨把我排除在外，毫無疑問，他對我的兄弟之情已經沒有了。如今這教法對我來說，還有什麼用呢？我要還俗，做布施功德而生活。」

第二天清早，他就為了返俗而出發了。導師在清晨觀察世界時，看到了此事，就第一時間過去，站在周利槃陀伽會途經的門口。周利槃陀伽走著走著，就看到了佛陀，上前禮敬過後，站著。

然後，佛陀對他說：「周利槃陀伽，這個時候，你要去哪裡呢？」

「尊者，我兄弟把我逐出了，所以，我要還俗。」

「周利槃陀伽，既然是在我面前出家的，你兄弟逐出你的時候，為什麼不來見我？來吧，還俗做什麼，留在我這裡吧。」

【去塵除垢】

[佛陀]用帶有輪相的手掌摩觸他的頭部後，將其帶到香室（佛陀的孤邸）前讓他坐下，用神通變化出一塊潔淨的布片拿給他，說：「周利槃陀伽，面朝東方，在這裡[心念]『去塵除垢，去塵除垢』，擦拭這塊布吧。」

此時，通知應供的時間到了，佛陀就在比丘僧團的圍繞下去耆婆家，並在準備好的座位上，坐下了。

周利槃陀伽就對著太陽「去塵除垢，去塵除垢」，坐著擦拭那塊布片。在他擦拭的時候，那塊布片變髒了。他就思惟：「這布本來極其潔淨，然而，由於此自身的緣故，失去原來的本性，產生污垢，諸行確實是無常啊。」通過了知壞滅相，他培育觀。

導師知道「周利槃陀伽心中生起觀」——「周利槃陀伽，你不要想『只是這塊布被污垢所染污』，你的內在也有貪等的污垢，除去它們吧。」說完後，發出一道光，顯現出在他面前坐著一般的形像，誦出了以下偈頌：

灰塵非塵垢，貪欲名塵垢；離貪諸比丘，教中離垢住。

灰塵非塵垢，瞋恚名塵垢；離瞋諸比丘，教中離垢住。

灰塵非塵垢，愚癡名塵垢；離癡諸比丘，教中離垢住。

（《大義釋》209）

偈頌結束時，周利槃陀伽證得連同四無礙解的阿羅漢。依靠四無礙解，他也通達三藏。

【去塵除垢得悟的因緣】

據說，他過去世曾是國王，在巡遊城內時，汗水從他額頭流下來，國王用一塊潔淨的布擦拭額頭，布就變髒了——「由於這身體的緣故，如此潔淨的布片失去了它的本性，變得骯髒了，確實是諸行無常啊！」他獲得了無常想，此事成為他離垢的因緣。

【周利槃陀伽顯神通，參加供齋大會】

耆婆王子育，給十力（佛陀）拿來施水。導師說：「耆婆，確定寺院裡沒有比丘了？」用手蓋住了鉢。

摩訶槃陀伽說道：「是的，尊者，寺院裡沒有比丘了。」

導師說：「有的，耆婆。」

耆婆就吩咐一個下人：「那你去看看寺院裡，還有沒有比丘。」

就在這時，周利槃陀伽心想「我哥哥說『寺院裡沒有比丘』，我要讓寺

院看上去有很多比丘。」於是令整個芒果園到處都有比丘——有些比丘在做袈裟，有些比丘在染[袈裟]，有些比丘在誦經——這樣變化出一千個各不相同的比丘。

下人看到寺院有許多比丘，就回去稟告耆婆：「老爺，整個芒果園都是比丘。」

長老（周利槃陀伽）就在那裡如此[說]：「周利槃陀伽，化己為千般，坐於芒果園，直至受召喚。」

於是，佛陀跟下人說：「去到寺院後，你就說『導師召喚周利槃陀伽』。」

在下人這樣轉達時，一千個比丘都說：「我是周利槃陀伽！我是周利槃陀伽！」

下人再次回來說：「尊者，所有人都是周利槃陀伽。」

「既然如此。你到那裡後，直接抓住第一個說『我是周利槃陀伽』的比丘的手臂，其他的就都會消失。」

下人照做後，頓時一千個比丘都消失了。長老（周利槃陀伽）就和下人一起過來。

導師在吃完飯後，對耆婆說：「耆婆，你拿著周利槃陀伽的鉢，他來為你做隨喜功德的開示。」

耆婆這樣照做了。長老就如小獅子做獅子吼一般，貫穿三藏做了隨喜功德的開示。

導師從座位起來，在比丘僧團圍繞下回到寺院。比丘們行完禮後，佛陀站在香室前為比丘僧團做了教誡，講說了業處，然後，遣走比丘僧團，進入塗有香料的香室孤邸，做右側獅子臥。

【佛陀與周利槃陀伽的前世因緣（一）】

黃昏時分，諸比丘們從各處聚集起來，圍在一起坐下，像一塊紅色羊毛幕布一樣，開始談論佛陀的功德：「賢友們，摩訶槃陀伽不瞭解周利槃陀伽的性情，[看他]四個月，都背不來一首偈頌，認為『此人愚鈍』，將其趕出寺院。然而正自覺者，由於他是無上法王，一頓飯的功夫，就讓周利槃陀伽獲得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，連同無礙解，還通達三藏。佛陀的威力，確實廣大啊！」

此時，世尊知道法堂裡有這樣的討論，[心想]「現在，我理應前去」，便從佛床上起來，穿上善著色的兩件衣(上衣和下衣)，用一條閃電般的腰帶束好，披上像紅毛毯一樣的善至大衣，從香室孤邸出來，踏著高貴的龍象般的步伐，如獅王一般優雅，以佛陀無限的榮光，來到法堂。登上莊嚴的圓形會堂中間，善佈置的佛座上，發出六色佛光，猶如能撼動大海深處，從持雙山初升的太陽一般，坐在座位中央。

正自覺者一到，比丘僧團停止談話，變得安靜。導師以柔軟慈悲之心環顧大眾：「此大眾輝耀[於此]，沒有任何人的手足失威儀，無人咳嗽、打噴嚏，

此等一切，都對佛陀懷有敬意。懾於佛陀的威力，我若坐在這裡，一個壽元劫不說話，他們不會首先發起談話。應由我來發起談話，那就讓我來引發話題吧。」

以甜美的梵天之聲，向比丘們問道：「諸比丘，正坐著談論什麼，你們被中斷的話題，是什麼？」

他們答道，是這個。

「諸比丘，周利槃陀伽並非如今才愚鈍，過去也曾愚鈍。我也並非初次協助他，過去也曾協助他。然而，過去我曾令他成為世間財富的主人，如今是出世間的。」說完後，諸比丘們想聽詳細的解釋，在諸比丘的邀請下，[佛陀]說出了過去世的事：

【一音多義的巧合】

曾經在波羅奈斯有一位年輕人，為了學習技藝，他去到德迦尸羅（Takkasila）城，成為那裡一位著名老師的共住弟子。在五百青年[學徒]中，他為老師服務非常多，洗腳等一切義務都履行。然而由於愚鈍，他任何技藝都學不會。老師[想]：「此人幫助我很多，我要好好教導他。」歷經一番努力過後，卻什麼也教不會他。

他住了很久以後，還是一首偈頌也學不起來，失望地向老師請求「我要回去了。」

老師就想：「此人對我有幫助，我想讓他成為智者，[但]我做不到。毫無疑問，我應該給他回報，我將編纂一句真言教給他。」

於是，老師帶著他到森林並教他一句真言：「你在敲打（ghaṭṭesi，這個詞有「敲打」、「襲擊」、「犯罪」等意思），你在敲打，你為何敲打？我也知道，我知道。」

編纂了這句真言後，為了使他記住，讓他念了數百遍過後，問道：「你會了吧？」

他回答：「是的，會了。」

「對於愚鈍的人來說，經過努力後，熟練的技藝是不會遺忘的。」[老師]這樣想後，給了他路費：「去，依靠這個真言過生活吧，但為了不忘記，你要時時誦習。」說完，把他送走了。

當他回到波羅奈斯時，他媽媽[心想：]「我兒子學藝歸來了。」[為他]舉辦了一個盛大的禮敬慶典。

當時的波羅奈斯國王想：「我的身業等是否有任何的過失呢？」在檢視過後，並沒有發現自己有任何不適宜的行為，「自己的過失，自己是看不到的，其他人可以看到，我要去民間探求。」這樣思惟過後，在晚上喬裝打扮出發了。

「吃完晚飯過後，人們會坐著談論種種事情，假如我以非法治國，他們就會說『邪惡、非法的國王，用刑罰、稅收等，把我們害慘了。』如果我如法治

國，他們就會說『願我們的國王長壽』，然後談論我的德行。」國王就這樣挨家挨戶，去他們的牆外走訪。

此時，一夥盜賊正在兩戶人家中間挖互通兩家的隧道。國王看到他們後，就站在房子的陰影。盜賊打通隧道後，進入房間查看有什麼財物時，那個年輕人醒來了，開始誦習那個真言：「你在犯罪（ghaṭṭesi，這個詞有「敲打」、「襲擊」、「犯罪」等意思），你在犯罪，你為何犯罪？我也知道，我知道。」

他們聽到這個後，認為：「這個人知道我們了，我們要完蛋了。」

他們嚇到身上的衣服都掉了，慌不擇路地逃走了。國王看著他們逃走，聽到了年輕人念真言的聲音，確定了[那]房子，然後，繼續按計畫在城市民居間探尋過後，回到了住處。

在夜色褪去，天開始亮起來的早上，國王叫來一個人，說：「你，去，在某某街道有個房子那裡有個挖穿的隧道，那裡，有一位從德迦尸羅學藝歸來的年輕人，你去把他找來。」

那個人去年輕人處，對他說「國王召喚你」，就把他帶來國王面前。

國王問年輕人：「小夥子，你是從德迦尸羅學藝歸來的那個年輕人嗎？」

「是的，陛下。」

「你把[學到的]技藝教給我們吧。」

「善哉，陛下，[和我]坐在同一座位上，學習吧。」國王依照坐下，開

始學習真言。

[學習完畢，國王說：]「這是你教學的報酬」，給了他一千錢。

【將軍與理髮師的合謀】

與此同時，將軍對國王的理髮師說：「國王什麼時候會剃鬚鬚？」

「明天或者後天。」

將軍給了理髮師一千錢，說：「我有一項工作。」

「是什麼，大人？」他問道。

「國王理鬚鬚時，[你]用一把磨得極鋒利的剃刀，割斷[他的]喉嚨。事成之後，你當將軍，我當國王。」

「好的。」理髮師接受了。

到了理鬚鬚的那天，理髮師用香水沾濕[國王的]鬚鬚，磨好剃刀，抓著放在[國王的]額頭旁，[理髮師看著剃刀，想：]「刀刃還有一點鈍，必須一割就把喉嚨割斷。」於是又到一旁磨刀。

此時，國王想起自己新背的真言，就開始念誦：「你在犯罪，你在犯罪，你為何犯罪？我也知道，我知道。」

聽到國王這麼唸，理髮師額頭冒汗，他以為「國王知道我的事了。」嚇得把剃刀扔在地上，匍匐在國王足下。

國王是聰明的，對理髮師說：「嘿，你這邪惡的剃頭匠，以為『國王不知道我』！」

「請饒恕我，陛下。」

「好吧，別害怕，說吧。」

「陛下，將軍給我一千錢，然後說『[你]在給國王理鬚鬚時，割斷他的喉嚨，我成為國王後，封你為將軍。』」

國王聽完，心想：「依靠老師，我得以活命！」

叫人召來將軍：「嘿，將軍，你在我這裡什麼沒得到啊？現在我不要再見到你了，你離開我的國土吧。」於是將將軍驅逐出國土。

之後再召來那[年輕的]老師：「老師啊，依靠您我撿回一條命。」說完給他極大的尊敬，立他為將軍。

當時的[年輕老師]就是周利槃陀伽，那位譽滿四方的老師，就是佛陀。

導師說完這個過去的因緣後，說道：「諸比丘，周利槃陀伽過去就曾如此愚鈍，當時我就支助他，令他成就世間財富。」

【佛陀與周利槃陀伽的前世因緣（二）】

有一天，[比丘們]又有了：「哎呀，導師確實是周利槃陀伽的依止處啊。」這樣的談話。

[佛陀又] 說了小財主本生 (Cūḷaseṭṭhi-jātaka)，然後，說出偈頌：

聰慧賢能人，僅以少許財；

得令已發家，如風吹火苗。

(《本生》1. 1. 4)

將本生 [與現世] 聯繫起來說：「諸比丘，我非此生才支助他，往昔就曾如此支助。過去我就令他成為世間財富的主人，如今 [令他成就] 出世間的。那時的年輕學徒，就是周利槃陀伽，而那聰慧通曉星相的小財主就是我。」

【佛陀與周利槃陀伽的前世因緣（三）】

又有一天，法堂又有人談論：「賢友們，周利槃陀伽四個月，都學不會一首偈頌，卻沒有放棄努力，得達阿羅漢，如今成為出世間法的主人。」

導師來了，問道：「諸比丘，你們正坐著談論什麼事？」

他們回答，是此事。

[佛陀] 說：「諸比丘，在我教法中，發勤精進的比丘，會如此般成為出世間法的主人。」然後誦了以下偈頌：

Uṭṭhānenappamādena, saṃyamena damena ca;

Dīpaṃ kayirātha medhāvī, yaṃ ogho nābhikīraṭī

奮勉不放逸，克己自調御；

智者應建造，洪水不淹洲。

「應作洲」(dīpaṃ kayirātha)，意思是依精進力的「奮勉」(uṭṭhānena)，依不失正念的「不放逸」(appamādena)，依四種遍淨戒的「自節制」(saṃyamena)，和調御諸根(damena)，依這些因地的四種法，獲得法味智慧的智者(medhāvī)，在此難獲依止處的甚深輪迴海洋中，應當、應能建造自己的阿羅漢果洲渚。

是什麼樣的[洲渚]？

「它不被彼洪水淹沒」(yaṃ ogho nābhikīratī)，不可能被那四種煩惱洪水所淹沒摧毀。阿羅漢性是不可能被[煩惱]洪水所淹沒的。

偈頌結束時，很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。如是開示給眾人帶來利益。

